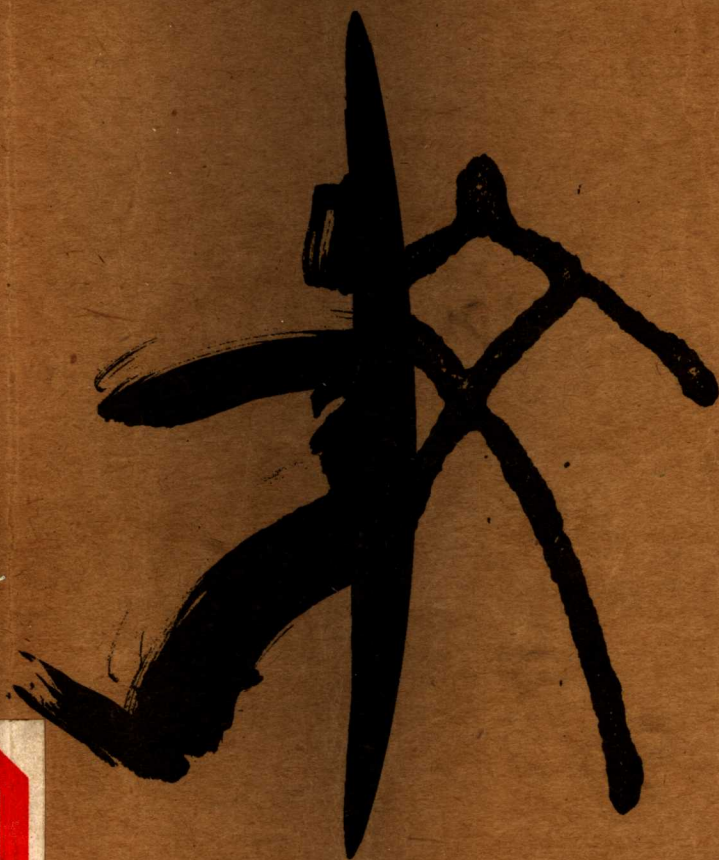


边缘感觉

《天涯》小说精品



南海出版公司

天涯

Frontiers

<http://www.hk.hk.cn>

I247.7
105

73223

边缘感觉

《天涯》小说精品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感觉:《天涯》小说精品/贺雄飞主编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10

(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

ISBN 7-5442-1446-X

I. 边… II. 贺…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0575 号

BIANYUANGUANJUE

边 缘 感 觉

——《天涯》小说精品

总体策划 草原部落

责任编辑 刘孝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印 刷 河北省固安新知识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125

字 数 376 千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1446-X/I·274

定 价 25.00 元

南海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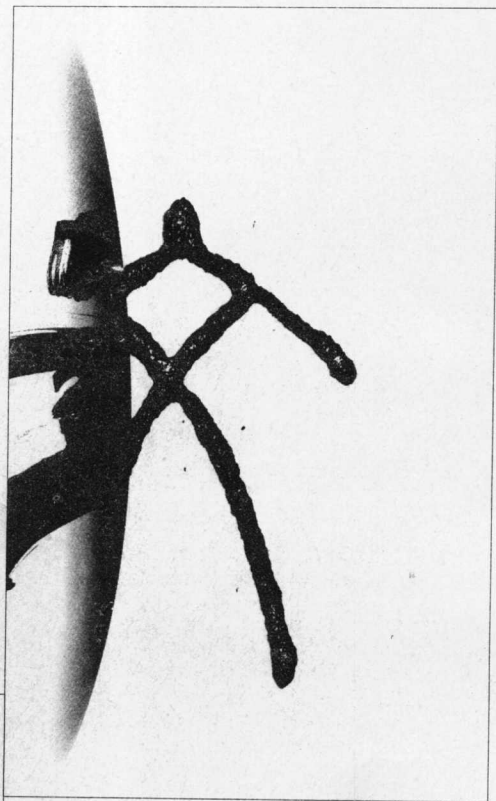
中 篇 小 说

- 3 北 村 强暴
57 张 欣 此情不再
97 张 洁 梦当好处成乌有
143 蒋 韵 现场逃逸
176 田 柯 伪证
214 杨向荣 誓与圆国巨人斗争到底
240 方 方 过程
283 邢育森 活得像个人样

短 篇 小 说

- 311 苏 童 霍乱
321 阿 农 老娣 老娣
329 汪曾祺 唐门三杰
334 李少君 蓝吧
346 刁 斗 去天堂的路有多远
360 孔 见 河豚
374 闵凡利 神匠

- 378 铁 凝 蝴蝶发笑
- 386 薛忆沩 老兵
- 390 严 力 母语的遭遇
- 403 王安忆 小东西
- 410 马 叙 观察王资
- 425 张 生 一个特务
- 442 狗 子 婚
- 461 格 非 沉默
- 468 张浩文 杀狗



中篇小说



强 暴

□ 北 村

早 晨

早晨,樟坂进入初升的阳光,刘敦煌和他的妻子美娴已经用完早点,准备上班了,自从他们结婚之后,每天的生活基本如此,平静而舒适。在顺义街,刘敦煌和美娴这一对恩爱夫妻终日形影不离,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他们常常见刘敦煌擎着雨伞揽着美娴的腰在顺义街的细雨中缓缓而行,如胶似漆,美娴抬头看丈夫的表情深情而美好。总之,顺义街的人都公认这一对夫妻是珠联璧合。他们家住在北村二幢 204 房,自从结婚后,那里从来没有传出过吵架的声音。这对夫妇看来生活得很美好,他们见到熟悉的人脸总是笑笑的,似乎心中已被某种幸福所充满。美娴是一所小学的音乐老师,刘敦煌是一家变电所的工程师,两人的收入虽然不高,但他们的日子过得既平静又幸福,这在顺义街是很少见的。这几年开放的风刮到顺义街,人们都被吹得晕头转向,能赚钱的都溜了,只剩下些退休在家的爷们老妇,顺义街就冷清了许多。只是每到傍晚,北村二幢 204 室总会传出悠扬的钢琴声,人们知道美娴又弹琴了。她弹得真好,钢琴声在阒寂的顺义街随下垂的梧桐树叶一同落到麻石路面上,飘出很远。每逢这时,人们会像谛听教堂钟声那样肃穆地听那琴声,似乎一切动作都停止了,只有琴声在废墟上作凭吊的回响。

如果有一天这琴声消失,顺义街的人们也许会不知所措的,并不是他们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而是某种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在大多数情形下,生活的改变就意味着灾难的发生。

日影飞快地移动,从早晨就到了下午。刘敦煌骑着单车来到化工厂门口等美娴,这是多年的老习惯啦。每天傍晚下班之后,他们都准时在这里会合,然后一同骑车回家。刘敦煌骑在车上,用一条腿支地,眺望着松涛小学的方向。按照以往的习惯,他这么一眺望,那边就有一个人要出现,虽然刘敦煌有四百度近视,还是能看清楚来的人是谁。化工厂大门打开了,漫出一股下班的人流,刘敦煌打量着无数的人头,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在他心中仿佛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妻子美娴,对别人都是视而不见。人流黑云般从他眼前漫过之后,化工厂门口恢复了寂静,刘敦煌往松涛小学方向望了一眼,美娴还是没有出现。他心里嘀咕道:她也许是拖课了罢,过去她从来不这样。刘敦煌又等了二十分钟,这时天已经暗下来了,美娴还是没有出现。刘敦煌皱着眉头,决定骑车到松涛小学看看,但又怕等一会儿美娴会来,这时正犹豫不决,化工厂的看门老头问他在等谁,刘敦煌不知说什么好。老头大约认识他们,说,她没有来。刘敦煌明白了,说了声谢谢,骑车往松涛小学而去。

松涛小学早已放学了,里面的人说美娴放学后就离开了学校。她会到哪里去呢?刘敦煌问。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他的丈夫吗?刘敦煌脸红起来,不好再问什么。当他骑车往回走时,心里七上八下的。不会出什么事吧?他安慰自己,又回到化工厂门口时,还是见不到美娴的人影。看门老头摇摇头对他说,没有,没有来,不在。刘敦煌心里不肯相信,就说,你知道我问的是谁?看门老头火了:好心没好报,我还不知道你问的谁?天天傍晚都看见你们俩啦,告诉你不在就不在啦。

刘敦煌连忙说声对不起,骑车往家走。他一边蹬车一边感到

疲乏无力,这种感觉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过去总是双双对对骑车回家,一路上谈笑风生,这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也许正是这每日黄昏化工厂的相约使他们一直保持在初恋那种喜悦中。现在刘敦煌一个人形只影单地往家走,脑子非常乱,他极力想让自己知道美娴去了哪里,因为他知道妻子是从来不随便走动的,每天一下班准在化工厂门口等他。刘敦煌对自己说,她一准是自己先回家了。但她干嘛非得先回家呢?刘敦煌想:如果她没有回家怎么办?想到这里刘敦煌一阵难受。他甩开这个念头,因为这个念头里似乎掺杂着某些黑暗和不祥的成分。

刘敦煌回到北村二幢,没看见美娴的单车,心里就一阵空。他很快地上楼进了家门,里面很黑,什么人也没有。刘敦煌独自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心里有些拿不住。他打了几个美娴朋友的电话,都说没见到她。刘敦煌放下电话,就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他不知道已经出事了。

刘敦煌和美娴这一对夫妇有一种彼此依靠的关系,这里主要是说刘敦煌依靠他的妻子,这种男人并不多见。他希望最好美娴能天天在家里陪着他,事实上美娴也做到了。甚至连美娴非去不可的歌咏比赛,对音乐毫无兴趣且一窍不通的刘敦煌也一同跟去,在会场外等她,忍受砭人肌骨的寒风。所以美娴在松涛小学的同事都称羡说,美娴,你实在是找着一个好男人了,该满足了,瞧他多么爱你。美娴听了就笑:他人是不错。

刘敦煌的德行因此被人供在嘴上,没人敢开他的玩笑,甚至在他面前开别人的玩笑也是不合宜的。变电所的人都知道他有个爱妻美娴,而且他们是如何地相爱,以至于在樟坂成了传奇。变电所有不少漂亮姑娘,引得小伙子们一个个心里猴急,但她们的美貌对刘敦煌是无效的,马玉说刘敦煌是一典型的模范丈夫,蔡美丽干脆在私下称他阉客,他都不在乎,一笑置之。

但今天好像出了一点问题，美娴没有回家。这件事对别人也许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刘敦煌来说似乎有一点致命。他无心做饭，甚至连开灯都不愿，在黑暗中独坐。他想：她会不会出什么事？是不是要报警。但刘敦煌立刻想到如果现在就去报警，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刘敦煌坐在那里无所适从，拿起报纸打开灯，看见报纸下端有一则认尸启事，心里一阵难受，因为报纸上登着尸体变形后的照片。他扔掉报纸，在寂静中呼唤了一声妻子的名字。

刘敦煌和美娴是经人介绍才结婚的。他们的性格看上去比较温吞，如果没人撮合，也许他们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他们的单位离得近，而且常常在化工厂门口能碰上面，其实两个人是认得的，后来刘敦煌的堂哥把美娴介绍给他时，他们都说已经认识，所以，他们结成夫妻仿佛是一种缘分。两人认识了一个月之后就结婚了，结婚没买什么东西，钱都用来买钢琴了。新婚之夜时，美娴对丈夫说，我们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刘敦煌说，就是，我也没想到过去天天在化工厂门口见面，今天会在一起。美娴说，我是你妻子了敦煌，你一定要爱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刘敦煌说，当然，我爱你，直到永远。美娴听了心中被奇妙的幸福所充满，她问：永远是什么？多久？刘敦煌一下子回答不了，后来他说，至少爱到我死吧。美娴说，哦，死就是永远。

他们的夫妻生活开始了。第一次美娴有点痛，后来就好一些了。他们做得很温和，整个过程中美娴一直摸着丈夫的脸。刘敦煌说，我永远是你的。美娴说，我也是，敦煌。随后她总是叫着他的名字。他们的新婚之夜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所以一切都变得美好。几年来，他们不但感情很融洽，而且夫妻生活也很和谐，虽然他们不常做，但一旦要做就很认真。每当那天晚上，似乎双方都有预感，美娴在洗碗，刘敦煌从后面抱住她，说，爱你。妻子脸就红了，点点头。他们的准备很长，不断地抚摸对方，很奇怪的是，这对夫妻之间从不说与性有直接关系的话，刘敦煌最多说到一

句：它不老实地了。美娴明白了就低下头。但他们的夫妻生活是成功的。

关于这些属于隐私的内容外人是不知道的。有人看见刘敦煌在家里和妻子相处时，双方都很尊重对方，很少看见刘敦煌平时在妻子面前赤膊走来走去，美娴就穿得更得体了。外人真是看不懂他们的生活。但知道他们肯定是彼此相爱的。因此刘敦煌和美娴成了顺义街所有新婚夫妇的楷模，他们常常接受这样的教训：你们要是过得像刘工程师那一对那样就好啦。但理想终归是理想，婚姻的秘诀是很难学到手的，顺义街刚结婚几年的已经有两对宣布离婚了，但刘敦煌和美娴仍然恩爱如初。

天已经完全黑暗，刘敦煌孤独地呆在房子里，心情飘渺起来。他内心好像并没有想到美娴会出什么事，而是感到孤独。在今晚，刘敦煌仿佛第一次看出自己是何等地需要她，他忍受不了一个人的生活哪怕仅仅是一个黄昏。但现在黑暗已经全部来临了，刘敦煌缩在床上，在美娴回来之前他决定不开灯。

后来他迷迷糊糊睡着了。他好像做了一个梦：美娴被人抬到手术台上，七八个医生提着手术刀胡乱地摆弄她，他的妻子在医生们的手下挣扎，他想冲过去帮忙，但美娴仿佛不认识他一样对他说，别过来，不关你的事。随即美娴的叫声凄厉地在手术室弥漫。

这个梦实在太糟糕了。

美娴进门的时候，刘敦煌正从极疲劳的梦中竭力返回，他看见美娴坐在床边含着泪眼看他，但刘敦煌喊不出声来，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身体一动也不能动。他知道自己正遭遇梦魇。刘敦煌几乎愤怒地对床边的美娴喊道：你为什么不动我一下，你动我一下我就好，为什么不动我一下，你还是我的妻子……但美娴（看上去像她的影子）仍旧静静地看着他。后来刘敦煌用力一挣扎就醒了。他听到了卫生间盥洗时哗哗的水声。

刘敦煌从床上爬起来,浑身的筋被抽去了一样。他意识到美娴是在卫生间里,就走了进去,看见她正在洗脸。他从镜子里看见妻子蓬头垢面——她从来不会这样。刘敦煌从后面抱住她时美娴哆嗦了一声,浑身闪电般地颤抖了一下。你去哪儿啦?刘敦煌问。美娴的脸慢慢从毛巾后面露出来,她说,我要洗澡。刘敦煌越发紧地抱她:不,你要告诉我,你去哪里啦?美娴的表情透露出一种古怪的成分:先让我洗澡,敦煌。刘敦煌固执地说,你今天怎么啦?先告诉我再说。这时他突然在她的头发上看见了草梢。美娴古怪地说,别再抱着我了,好吗?刘敦煌疑惑地渐渐松开了她,他的目光沿着她的裙子往下移动,他继续看见了裙子上的泥迹,那是一种黄泥。

刘敦煌的脸色渐渐难看起来,这时美娴把他推出去了,卫生间的门关上后,里面响起了哗哗的水声。刘敦煌在巨大的水声中慢慢地体验到一种惶恐,如黑烟一样冒过来。美娴的哭泣在水声中抽空了。

美娴洗完澡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时,连刘敦煌都看呆了。她穿着一条全黑的连衣裙,从头黑到脚,像一个孀妇,但透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冷艳。她远远地在丈夫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刘敦煌心中渐渐被莫名的恐惧所充满:……出了什么事?他边说边试图凑过去,但美娴阻止了他。出了什么事?他又问。刚才你在我床头是不是?我看你流泪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刚才为什么不叫醒我?

刚才我根本不在你身边。美娴说,我一回来就进卫生间去了。你头上有草梢,你的衣服上有泥。

我被人强奸了,敦煌。她刚说完,就从椅子上摔在地上。

美娴哭得死去活来。刘敦煌用了各种姿势抱她,她都滑出了他的手。刘敦煌感到自己的膝盖被她的泪水浸透了。美娴巨大的哭声在房间里轰鸣,在令人窒息的哭诉中刘敦煌仿佛看见了发生

的那可耻的一幕：他的妻子，在一片山坡上，被另一个男人压在地上，就在地上（肮脏的地上）那个他不认识的男人在进入了他的妻子，他的想象还必须忍受一定的时间，直到那男人心满意足地站起来，提提裤子，裤链发出悦耳的响声……刘敦煌想到这里，一阵干呕侵入喉头。他觉得浑身上下血在那里乱窜。美娴抓住了他的手，但刘敦煌现在没有力气，他注视着依旧美丽的妻子，无法想象就这样一个女人刚刚被强奸过。

我杀了他。刘敦煌说。我杀了他。你告诉我他是谁？我一定杀了他。美娴哭泣道：我不知道他是谁。刘敦煌浑身无力，他抱着妻子。美娴在他的手中持续地颤抖，完全是受惊过度后的身体痉挛。刘敦煌说，这么说我们找不到他了，这笔帐没法算了？美娴一把抱住丈夫说，不要报警，答应我，不要。刘敦煌苦笑一声，说，你以为我真会报警吗？我不会，我不愿让人知道我的妻子被人强奸过。刘敦煌说这句话时感到异常的痛苦席卷了他，好像一刹那前途渺茫。美娴哭泣道：他问我几点了，后来他就抱住了我，把我拖到那条沟里。他的力气太大，骑在我身上，我动弹不了，他说要是我喊就杀了我，他用力拉开了我的裙子，我没有力气阻止他，他手那么有劲，他把我压在——

你，不要说了。丈夫古怪地注视妻子，我不想听，非常地不想听。他的话使美娴惊呆了，她好像才缓过神来一样，说，敦煌，真的，我是被强奸的，真的，我没有力气，他硬是要拉——刘敦煌愤怒地打断她的话：我不想听！你还在说，你没有听见我的话吗？美娴的表情凝固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刘敦煌叹了一口气，说，没什么，我原谅你。他这句话令美娴皱了一下眉头。她听见刘敦煌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大声说话。美娴呆呆地坐在那里，谁也没吱声，后来美娴进入卫生间，她洗完脸出来后，又恢复了一个孀妇般的美丽和肃穆。你刚才说什么？原谅我？她问。刘敦煌沉吟了一下，说，我说过这句话吗？没有。

现在怎么办？美娴说，报警不报警，都可以。

不，不要。刘敦煌的语音似乎在颤抖。他走过去抱住自己的妻子，说，你受苦了，别害怕，亲爱的，我爱你。他说着习惯性地想吻她一下，却又止住了。

但美娴一把抱住了丈夫，亲吻他。她一声声地呼唤：抱紧我，快，抱住我，我害怕，我哪儿都不想去！把我抱住，敦煌。美娴因恐惧连声音都变了，全身痉挛，目光飘忽。

刘敦煌一阵辛酸，他紧抱着妻子，说，放心，亲爱的，谁也不能把你从我怀里夺走。

他感到自己好像流泪了。

又是早晨。第二天的早晨。刘敦煌从梦中醒来时神情恍惚，昨晚他睡得很少，凌晨时才合眼，又睡得很浅，梦中有无数的兵马在争战，糊里糊涂。当他刚睁开眼时还没有什么感觉，但立刻他就意识到这个早晨和别的早晨有一点不一样。他想起了一些事情，好像刚刚发生过一场灾难，他渐渐想起来了，他的妻子……强奸……哭声……诸如此类，但一切都恍若隔世。刘敦煌甚至怀疑那件事情的真实性：也许是一场梦吧，为什么我必须遭遇这件事呢？但他的理智告诉他，昨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一想到这里，刘敦煌就浑身无力到这个地步，无法从床上爬起来。他转头就看见了妻子，她太累了，眼下睡得正熟，但也许是受了惊吓，睡梦中还不时打一下寒颤。刘敦煌静静地观察妻子，她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刘敦煌还是觉得起了一种变化，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变化。刘敦煌想起昨天晚上他没有碰她一下，这就是变化。他们一直习惯于抱着睡觉，美娴的头非得枕在他的臂弯上才能睡着。但昨天晚上他们显然分开了，美娴蓬乱的头发挂在床边，看上去很孤单，脸上涂着泪痕。刘敦煌心中有些酸，想去亲她一下，但他放弃了这一打算：反正她没醒，等她醒来再说吧。

刘敦煌没吃早饭就骑车上班了,他不想叫醒美娴,她平时很早起床的,也许是昨晚受了惊吓,一睡不醒了。刘敦煌出家门之前往松涛小学挂了电话,说美娴病了不能去上课了。

刘敦煌骑车上了街,这时大批的人行走在大会上,看上去千篇一律,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正如刘敦煌刚刚遭遇的,但又有谁知道呢?刘敦煌骑车挤在人群中,从未像今天这样产生古怪的感觉:仿佛天正日蚀,奇异的光罩在各人头上,使每个人的表情显出异样。刘敦煌涌上一股十分奇怪的念头:活在这世上有什么意思呢?整天忙忙碌碌,汗流满面,得以糊口,最后还是要死。如果活着真是这样,那为什么生命连续下去就那么重要呢?刘敦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晨会想这些,过去他从来不想这些的。

到了变电所,刘敦煌按部就班地做完了各项检查。马玉说他脸色不好,刘敦煌说是吗,我脸色不好么?马玉笑起来了:刘工,你很少这样的,总不会跟美娴吵架吧?刘敦煌说那怎么会,但他心里抽了一下。蔡美丽在一旁说,他们怎么会吵架,娇妻爱妻嘛。刘敦煌被她们说得心慌意乱起来,说,你们不要开我的玩笑。说完黑着脸进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整整一天,刘敦煌魂不守舍,他好几次想往家打个电话,问美娴起来没有,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觉得有一种变化已进入他的内心,像虫一样缓慢地爬。他似乎怕在电话里听到妻子的声音,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至少应该安慰她几句才对。刘敦煌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话筒里传来美娴疲惫不堪的声音:哪位?刘敦煌不知说什么好,他感到美娴连声音都变了,变得不像是他妻子了。话筒里又传来美娴的声音:你是谁?是敦煌吗?刘敦煌心中一阵颤抖,迅速放下了电话。

魂不守舍的刘敦煌度过了冗长的一天,这是多么乏味的一天呵。从前他都过着平静的有规律的生活,整个人似乎也变得单纯。但就在某一天,这种不受滋扰的生活被打破了,刘敦煌立刻被悬到

了半空。美娴被人强奸这个事实他实在不想接受,但他知道这是真的,一想起这事他就虚脱,感到全身无力,连办公室的门都不愿迈出去。刘敦煌望着窗外无数电杆和网罗一样的电线,眼前不断浮现美娴被某个陌生男人压在底下的画面。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

刘敦煌无心上班了。他交代了一些事情后离开了变电所。当他骑车走上大街时觉得茫然无措,按道理现在他应该回家陪美娴,但奇怪的是,他实在不想回家,并不是他不爱美娴,他觉得自己怕见她,一见到她,他就有自己心爱的花瓶被摔碎了的感觉。刘敦煌盲目地在街上骑来骑去,精神虚空。这在刘敦煌是反常的,现在的他骑着车,就像一个躯壳在骑车,既不知该往哪里去,更没有盼望。经过化工厂门口时心里更是剧痛一下,他觉得有一个梦破灭了。

他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山岗,按照美娴所说的地点,他来到了那片山坡。这时已近黄昏,夕阳使山坡美丽,不过在刘敦煌眼里比较丑陋。刘敦煌在山坡上踽踽独行,艰难地寻找一个地方。其实他十分怕见到这个地方,但他又极想找到它,于是他不遗余力地寻找,在山坡上爬了半个小时,直到汗流浹背才接近那可疑之处。刘敦煌站在那里,皱着眉头地看那地方:那是一片草地,旁边是一条浅土沟,上面有一些脚印。他认出了男人的脚印,也认出了高跟鞋鞋跟扎出的深坑,刘敦煌立即被一幅画面击倒了:他的老婆在一个强壮的男子身子下翻滚。

我操你妈——! 刘敦煌对着旷野回肠荡气地大骂了一句,这句话在山谷间被扩大为无数的回响,一时间到处是骂声,刘敦煌被自己的行为惊呆了,他想不到自己会骂人,他好像十几年没有骂过人了,今天他才发现自己还会骂人。刘敦煌骂完之后痛苦地蹲下来,他盼望一切都不是真的,他的老婆怎么能在另一个男人身下……刘敦煌受不了,他想美娴你就不能跑吗,你不是有单车吗? 但他立即觉得自己的猜测很可笑,美娴说过她没有力气。刘敦煌站